詩經傳說彙纂

國風

十一

D1-12
2515
100-54

門仁12
號2515
冊100-54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九

豳一之十五

集傳 豳。國名。許氏謙曰。豳。卽邠州。豳之字爲邠。唐開元因改古文而改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孔氏穎達曰。禹貢雍州云。荆岐既旅。原隰底績。是岐山原隰。屬雍州也。虞夏之際。棄爲后稷而封於邰。及夏之衰。棄稷不務。韋氏昭曰。棄。廢也。謂夏太康廢稷官。不務農。棄子不窋。竹律反 失其官守。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

土地之宜而立國於豳之谷焉。十世而太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爲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涖阼。周公旦以冢宰攝政。孔氏穎達曰。定四年左傳云。周公爲太宰以左王室。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豳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爲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

劉氏瑾曰。名之爲豳。實周公詩耳。周公作詩。意在於豳。而周公其他詩。無所可繫。故因附之豳也。○七月而後。附以鴟鴞。東山者。亦周公所作也。附以伐柯。破斧。九罭。狼跋者。衆人爲周公而作之詩也。

豳。在今邠州三水縣。邰。在今京兆府武功縣。皇輿表。邠州三水縣。今邠州三水縣。屬西安府。京兆府武功縣。今西安府武功縣。並隸陝西。

集說　班氏固曰。昔后稷封邰。公劉處豳。太王徙岐。文王作酆。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孔氏穎達曰。此乃遠論豳公爲諸侯之政。不美王業之本。不得入周。名之正風。又非刺美成王。不得入成王之正雅。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進退既無所繫。因其土陳豳公。故爲豳之變風。○次之風後雅前者。言周公德高於諸侯。事同於王政。處諸國之後。不與諸國爲倫。次之小雅之前。言其近堪爲雅。使周公專有此善也。○范氏祖禹曰。豳風居於風雅之間。何也。曰。風之所爲終。而雅之所爲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

豳。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張子曰。始於二南。終於豳。聖人所以爲無窮也。○蘇氏轍曰。豳公之詩。一國之風也。周公之詩。一人之事也。皆非天下之政。是故得爲風。不得爲雅也。○楊氏時曰。豳風。周公詩也。周公居攝。政由已出。謂之雅。則人臣之事而已。謂之風。則周公非有國也。而七月陳先公風化。故并繫之豳。○金氏履祥曰。篤公劉。爲周公所獻。以備燕饗之樂。使成王知立國勤勞之故。七月。爲周公所陳。以爲矇工之誦。使成王知故國衣食之原。故篤公劉列於雅。而豳七月自爲風。○朱氏公遷曰。豳不先二南。尊文王也。不繼二南。豳先岐後也。不與王風相屬。興衰非其類也。文王致治。周公反正。十五國風。以是始終之。則循環而爲治世矣。

七月流火。叶虎委反九月授衣。叶上聲音一之日觱音必發。叶方或反二之日栗烈。叶力制反無衣無褐。音曷叶許例反何以卒歲。

放此。張子曰。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爲斷。○曹氏粹中曰。公劉正當夏時。所用者夏正也。○劉氏瑾曰。凡詩中月數。皆以寅月起數。不特此詩爲然也。流下也。火大火心星也。鄭氏康成曰。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故將言寒。先著火所在。○許氏謙曰。晉天文志。東方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前星爲太子。後星爲庶子。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

叶居反二之日栗烈。或曰發烈。褐皆如字而歲讀如雪。三之日于耜。叶羊里反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叶奨里反饁。炎輒反彼南畝。叶滿彼反田畯。音俊至喜。

集傳賦也。七月。斗建申之月。夏之七月也。後凡言月者。

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劉氏瑾曰。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故昏而大火中。及周公攝政時。凡一千二百四十餘年。歲差當退十六七度。故六月而後。日在鶉火。大火昏中。七月則日在鶉首。而昏時大火。西流於地之未位。然此詩上述豳俗。乃當夏商之時。而言七月流火者。蓋據周公時所見而言耳。○朱氏公遷曰。天傾西北。故自東而西。則曰下而西流。九月霜降始寒。而蠶績之功亦成。故授人以衣。使禦寒也。范氏祖禹曰。七月陰氣始盛而寒。至九月則不可無衣矣。○朱氏公遷曰。授者。家長以與家人也。一之日。謂斗建丑。二陽之月也。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後凡言日者。放此。毛氏萇曰。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許氏謙曰。詩中以日言者。雖爲建子之義。其實主於陽而言。○朱氏倬曰。數始於一而終於十。故七月詩中。言至十月而止。而一陽生於子。卽以一之日言之。蓋周之先公。朱子曰。公劉以下。太王以前。先公之通稱。已用此以紀候。故周有天下。遂以爲一代之正朔也。蘇氏轍曰。此言月者。夏正也。言日者。周正也。鬻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孔氏穎達曰。仲冬之月。待風乃寒。季冬之月。無風亦寒。○王氏安石曰。風而寒。尚非其至也。無風而寒。於是爲至。褐。毛布也。歲。夏正之歲也。范氏祖禹曰。何以卒歲。則又見二之日爲歲之終也。于。往也。耜。田器也。易繫辭。斲木爲耜。揉木爲耒。○嚴氏粲曰。釋文曰。耜。耒下刺也。廣五寸。耒。耜上句木也。○濮氏一之曰。耒耜可偏舉。故周頌有略其耜。叕叕良耜。以起土者言之。祭義天子諸侯躬

秉耒。以手所執柄言之。于耜。言往修田器也。毛氏萇曰。三之日。夏正月也。豳土晚寒。于耜。始修耒耜也。○嚴氏粲曰。西北溫晚。寒當早也。毛言豳土晚寒。當謂氣候晚而多寒。故耕事遲耳。舉趾。舉足而耕也。毛氏萇曰。四之日。周四月也。民無不舉足而耕矣。我家長自我也。饁。餉田也。田畯。田大夫勸農之官也。孔氏穎達曰。釋言云。畯。農夫也。孫炎曰。農夫。田官也。郭璞曰。今之嗇夫是也。然則此官。選俊人主田。謂之田畯。典農之大夫。謂之農夫。以王者尤重農事。知其爵爲大夫也。○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眞氏德秀曰。周家以農事開國。成王幼沖。周公作詩。使瞽矇歌之。庶幾生知小民之依。不敢荒寧。蓋與無逸同一意也。○許氏謙曰。周禮注疏。諷誦。謂闇讀之。不依琴瑟而詠也。此章。首言七月暑退將寒。程子曰。歲過中而將暮矣。當有卒歲之具。禦寒之備。故以七月流火爲首。故九月而授衣以禦之。蓋十一月以後。風氣日寒。不如是。則無以卒歲也。正月則往修田器。二月則舉趾而耕。少者既皆出而在田。故老者率婦子而餉之。治田早而用力齊。是以田畯至而喜之也。歐陽氏修曰。田大夫見其勤農樂業而喜。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段之意。李氏樗曰。惟九月既授衣。則蠶月條桑。八月載績。所以爲授衣之具也。惟四之日既舉趾。

則十月納禾稼。所以爲田事之成也。○劉氏瑾曰。此章前段以七月言衣褐之所始。二章至五章。既終其意。而復言穹窒空瑾之事。後段以三之日言耕食之始。六章至八章。既終其意。而幷言蔬果祭享之事。又皆所以廣此章衣食之意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先公教民周備。民奉上命。於七月之中。云可以相授以冬衣矣。若不授冬衣。則一之日有栗烈之寒氣。此二日者。大寒之時。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何以終其歲乎。故至八月。則當績也。又豳人從君之教。三之日。於是始修耒耜。四之日。悉皆舉足而耕。其時。我耕者之婦子。奉饋食。餉彼南畝之中耕作者。田畯至。見其勤於農事。則歡喜也。○張子曰。周人慮事有豫。七月之詩。常於半年前提掇。故頻舉七月爲言。○范氏祖禹曰。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先王教民農桑以爲衣食。非以充欲。所以備患也。是故。將言衣之本。則著寒之候。○民生本乎衣食。天下之務。莫實於此矣。禮義之所以起。孝悌之所以生。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也。故勤儉之俗。莫如豳風。○朱氏善曰。三陰之月。陽氣始盛。故於是而豫爲治田之備。先之備。三陽之月。陽氣始盛。故於是而豫爲禦寒衣而後食。故以七月爲首也。大寒之候。在於丑月。而圖之於建申之時。收成之候。在於酉月。而慮之於建寅之日。其爲豫備可知。若寒至而後索衣。飢至而後索食。則其爲計亦晚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叶古郎反　女執懿筐。遵彼微行。叶户郎反　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巨之反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集傳 賦也載始也陽溫和也倉庚黃鸝也孔氏穎達曰是也懿深美也遵循也微行小徑也毛氏萇曰微行牆下以桑柔桑稚桑也遲遲日長而暄也孔氏穎達曰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遇春暄則四體舒泰覺晝景之稍長謂日行遲緩故以遲遲言之蘩白蒿也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蓋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啖之也音淡祁祁衆多也黃氏佐曰祁祁不獨田野之家爲然而貴家大族亦無不然所以衆也或曰徐也公子幽公之子也○再言流火授衣者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於此遂言春日始和有鳴倉庚之時而蠶始生則執深筐以求稚桑王氏安石曰以九月授衣也又有生而未齊者則采蘩者衆而此治蠶之女感時而傷悲顧氏起元曰治蠶之時正昏姻之候故其所感如此蓋是時公子猶娶於國中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務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爲悲也張子曰此意次於耕事者重昏嫁本人情○曹氏粹中曰預有離親之感而傷悲亦忠厚也○劉氏瑾曰同歸者同親迎之公子而歸也其風俗之厚而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後章凡言公子者放此

集說 孔氏穎達曰。人之爲衣。絲帛爲先。故二章言女功之始。養蠶之事。一章之中。而再言春日者。先言執筐養蠶。因論女心傷悲感物。但傷悲在蠶生之初。陳之於求桑之下。顚倒不順。故更本春日采蘩。記傷悲之節。所以再言春日也。○范氏祖禹曰。男莫不耕。女莫不蠶。則衣食之本立矣。昏姻以時。則男女正矣。○輔氏廣曰。舊說以女心傷悲。爲感春陽之氣而然。則失之褻。以殆及公子同歸。爲欲與公之女同歸。則又失之僭。且於下爲公子裳爲公子裳爲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爲憂。而遽其父母爲悲也。不唯見當時風俗之厚。而又於下文皆可通也。夫后稷先公之世。去周公亦遠矣。而能體其民如此。則當時之民。痒疴疾痛。周公又豈有不體之者乎。所謂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而聖人之心。能合天下爲一體。通古今爲一息者。周公之謂矣。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户官反萑。韋鬼反蠶月條桑。它彫反桑。取彼斧斨。七羊反以伐遠揚。猗於宜反彼女桑。七月鳴鵙。圭覓反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集傳 賦也。萑葦。卽蒹葭也。毛氏萇曰。亂爲萑。蒹爲葦。月。治蠶之月。○程子曰。蠶月非一月。故不指言某月。蠶早晚。不可指定幾月也。○劉氏瑾曰。蠶月。雖不可指定某月。然其旣條取大桑。復猗彼女桑。大約當在建辰之月。蠶盛之時。先儒或疑此詩獨闕三月。蓋已具於蠶月之間矣。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

朱子曰。條而取之。則蠶長而桑盛。與求柔桑之時異矣。**斧**。陟雅反。**斨**。音羌。說文云。斧孔也。**遠揚**。**遠枝揚**○孔氏穎達曰。斯。卽斧也。唯銎孔異耳。**起者也**。孔氏穎達曰。遠者。謂長枝去人遠也。揚。謂長條揚起者。皆手所不及。故枝落之而采其葉。**取葉存條曰猗**。**女桑**。**小桑也**。爾雅釋木。女桑。桋桑。郭璞注。今俗呼桑樹小而條長者爲女桑。指桑葉之小者。此云柔桑。指桑樹之小者。**小桑不可條取。故取其葉而存其條。猗猗然耳**。蘇氏轍曰。猗。長也。葉盡則條猗猗而長也。○曹氏粹中曰。曰伐。曰猗。言取之無遺。且有法也。**鵙。伯勞也**。孔氏穎達曰。樊光曰。少皞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伯趙。鵙也。以夏至來。冬至去。○范氏處義曰。鵙。仲夏始鳴。至七月。則鳴之極而將去矣。○朱子曰。鵙以七月鳴。則陰氣至而衆芳歇矣。鵙。鵙。音相近。服虔陸佃以爲題鵙卽鵙也。**績。緝也**。毛氏萇曰。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玄。黑而有赤之色也。朱。赤色。陽。明也**。孔氏穎達曰。以陽爲明。謂朱色光明也。○王氏安石曰。周官染人。秋染夏。夏五色皆可以染也。○**言七月暑退將寒。而是歲禦冬之備。亦庶幾其成矣**。呂氏大臨曰。七月流火。三章皆言丁寧之也。**又當預擬來歲治蠶之用。故於八月萑葦既成之際。而收蓄之。將以爲曲薄**。孔氏穎達曰。月令。季春具曲植筐筥。注云。曲。薄也。植。槌也。薄。用萑葦爲之。**至來歲治蠶之月。則采桑以供蠶食。而大小畢取。見蠶盛而人力至也。蠶事既備。又於鳴鵙之後。**

月鳴。則陰氣至而衆芳歇矣。鵙。鵙。音相近。服虔陸佃以爲題鵙卽鵙也。**績。緝也**。毛氏萇曰。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玄。黑而有赤之色也。朱。赤色。陽。明也**。孔氏穎達曰。以陽爲明。謂朱色光明也。○王氏安石曰。周官染人。秋染夏。夏五色皆可以染也。○**言七月暑退將寒。而是歲禦冬之備。亦庶幾其成矣**。呂氏大臨曰。七月流火。三章皆言丁寧之也。**又當預擬來歲治蠶之用。故於八月萑葦既成之際。而收蓄之。將以爲曲薄**。孔氏穎達曰。月令。季春具曲植筐筥。注云。曲。薄也。植。槌也。薄。用萑葦爲之。**至來歲治蠶之月。則采桑以供蠶食。而大小畢取。見蠶盛而人力至也。蠶事既備。又於鳴鵙之後。**

麻熟而可績之時。則績其麻以爲布。而凡此蠶績之所成者。皆染之或玄或黃。而其朱者。尤爲鮮明。皆以供上而爲公子之裳。嚴氏粲曰。不敢言爲幽公之裳。而託言公子也。言勞於其事。而不自愛以奉其上。蓋至誠慘怛之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之也。朱氏公遷曰。此因在下者之情。而上之所施者可見。以上二章。專言蠶績之事。以終首章前段無衣之意。劉氏瑾曰。二章三章。雖皆以終首章無衣之意。而其意則益深遠。蓋二章之終。其意者。推言暑退將寒。而授衣。其衣之成。實始於春月之蠶桑。此章又推言暑退之後。是歲蠶桑之功既成。而來歲蠶桑之備方始。以至預言八月載績。又皆預恐來歲之無衣焉。其慮之遠而備之悉者如此。

集說　孔氏穎達曰。養蠶績麻。是造衣之始。故先言之。染色作裳。是爲衣之終。故後言之。計蠶績所得。民亦自衣。而特言公子裳。厚重於其貴者。故特說之。○張子曰。我朱孔陽。則已欲爲公子裳。取彼狐貍。則已欲爲公子裘。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則迨及公子同歸。民愛豳公。待之如家人。其愛之深如此。○朱氏善曰。上章。於春日而求桑以養蠶。爲今年授衣計也。此章。於八月萑葦既成。而豫蓄之以爲曲薄。爲明年養蠶計也。上章。求擷桑以養其始生者。采白蒿以洗其未生者。此蠶事之始也。此章。於桑之大者條取之。桑之小者猗取之。蠶盛而大小畢取。此蠶事之成也。又於鳴鵙之候。而績其麻以爲布。蓋蠶之所成者。可以供老疾給婚嫁奉君上而已。非績麻以爲布。則固無以爲少者壯者之供也。蠶績皆成。然後染之。且以供上而爲公子之裳。其風俗

之厚如此豈一日之積哉。

○四月秀葽。於遙反 五月鳴蜩。徒彫反 八月其穫。户郭反
十月隕。于敏反 蘀。音託 一之日于貉。户各反 取彼狐貍。力之反
爲公子裘。叶渠之反 二之日其同。載纘。子管反 武功。言
私其豵。子公反 獻豜。古年反 于公。

賦也。不榮而實曰秀。葽。草名。王氏應麟曰。四月秀葽。諸儒不詳其名。惟說文引劉向說。以爲苦葽。曹氏以爾雅本草證之。知其爲遠志。蜩。蟬也。孔氏穎達曰。方蜩。宋衛謂之螗蜩。陳鄭謂之蜋蜩。秦晉謂之蟬。是蜩。蟬一物。方俗異名耳。穫。禾之早者可穫也。隕。墜。蘀。落也。謂草木隕落也。貉。狐貍也。于貉。猶言于耜。謂往取狐貍也。蘇氏轍曰。十一月。鳥獸氄毛。其皮可取。於是擇其狐貍。以與公子爲裘。

同。竭作以狩也。程子曰。其同。謂會聚共事也。○朱氏公遷曰。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獵與追胥竭作注云。唯田獵則正卒羨卒盡行焉。纘。習而繼之也。孔氏穎達曰。繼續武事。年常習之。使不忘戰也。豵。一歲豕。豜。三歲豕。○言自四月純陽而歷一陰四陰。以至純陰之月。則大寒之候將至。王氏安石曰。陽生則言日。陰生則言月。四月。正陽生於五月。而於四月言陰生者。氣之先至者也。○段氏昌武曰。秀葽言月。卽陽月之意。見陰陽無截然間斷之

理也。雖蠶桑之功。無所不備。猶恐其不足以禦寒。故于貉而取狐貍之皮。以爲公子之裘也。眞氏德秀曰。上言織薄於秋。求蠶於春。躬蠶績之勞以爲衣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于貉爲裘。又有以相之。獸之小者。私之以爲已有。而大者則獻之於上。亦愛其上之無已也。此章。專言狩獵。以終首章前段無褐之意。

集說　鄭氏康成曰。秀葽也。鳴蜩也。穫禾也。隕蘀也。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物成自秀葽始。于貉者。時寒宜助女功。其同者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也。○孔氏穎達曰。孟冬。天子始裘。自此之後。臣民亦服裘也。孟冬已裘。而仲冬始捕獸者。爲來年用之。天官掌皮。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注云。皮革踰歲乾。冬乃可用。獻之以入司裘。是其事也。○大司馬云。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是因習兵而田獵也。禮云仲冬。此言二之日。卽是季冬也。不用仲冬者。豳地晚寒。故習兵晚也。四時皆習兵。而獨說冬獵者。以取皮在冬。且大閱禮備故也。○輔氏廣曰。此章。又自四月純陽說起。以至十二月大寒之候。取狐貍之皮以爲公子裘。而助布帛之用。因幷及竭力以冬狩。大獸公之。小獸私之。以見其民奉上無已之情。其同纘武雖先公風化之使然。抑以見武事之不可廢。人情自有所不能已者。故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錢氏天錫曰。因天時之變。而物化隨之。寒於冬而萌於夏。豳民早計如此。蓋不止履霜而知嚴冰矣。○古者狩獵之禮。以備武事。故曰載纘武功。然豳民知狩獵必獻。不知其爲武功也。狩獵不專爲君。但於勤生中。有先公後私之義。蠶績必獻一女之勤。不敢忘君也。狩獵必獻一男之作。不敢忘君也。

○五月斯螽音終動股。六月莎素和反雞振羽。七月在野。叶上與反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後五反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叶後五反八字一句穹起弓反窒珍悉反熏許云反鼠塞向壁音。同覲戶上嗟我婦子。叶五反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集傳　賦也。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動股。始躍而以股鳴也。振羽。能飛而以翅鳴也。毛氏萇曰。斯螽。蚣蝑也。莎雞。羽成而振訊之。○陸氏璣曰。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嚴氏粲曰。蟋蟀。促織也。解見唐蟋蟀。宇。簷下也。暑則在野。寒則依人。孔氏穎達曰。月令季夏云。蟋蟀居壁。是從壁內出在野。穹。空隙也。窒。塞也。向。北出牖也。壁。塗也。庶人篳戶。冬則塗之。孔氏穎達曰。篳戶。以荊竹織門。以其通風。故泥之也。

東萊呂氏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於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蘇氏轍曰。改歲。十一月。周正也。○曹氏粹中曰。或曰。夏曰歲。歲星行一周也。周曰年。取禾一熟也。此時豳人用夏正。而於十月則言改歲者。蓋其俗素以禾熟記歲功之成。殘歲無復事矣。故歲雖未終。而謂之改歲也。其後周人遂以十一月爲正。蓋本此。○劉氏瑾曰。歲字之義。有以天時一周而言者。天時一周。必始於孟春。而終於季冬。首章所謂二之日何以卒歲是也。正朔所紀。則子丑寅之迭建。與此十月而謂改歲者是也。夫夏書有忽棄三正之語。則自夏以前。已有子丑之正。是三正

通於民俗。其來既遠。故豳公創國偏方。亦有十月改歲之俗。及至周有天下。又因以爲一代之正朔。正如公劉。徹田爲糧之法。其後亦爲成周之徹法也。○言覩蟋蟀之依人。則知寒之將至矣。李氏樗曰。始而在野。既而在宇。在戶。皆自外而之內。自遠而之近。既入於牀下。則近人而寒至矣。

於是室中空隙者塞之。熏鼠使不得穴於其中。塞向以當北風。墐戶以禦寒氣。而語其婦子曰。歲將改矣。天既寒而事亦已。可以入此室處矣。此見老者之愛也。程子曰。嗟我婦子。歎其勤勞。歲事既終。又復爲改歲之事。歲暮入居室也。○曹氏粹中曰。既皆溫密矣。然後以其婦子入處於內。此章。亦以終首章前段禦寒之意。

集說　鄭氏康成曰。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言此三物之如此。著將寒有漸。非卒來也。改歲者。歲終而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當避寒氣而入所穹窒墐戶之室而居之。至此而女功止。○孔氏穎達曰。月令云。孟冬。命有司閉塞而成冬。此經穹窒墐戶。文在十月之下。亦當以十月塞塗之矣。云曰爲改歲者。以仲冬陽氣始萌。可以爲年之始。若總言一歲之事。則無褐不得終歲。謂度寒至春。二者意小異也。從養蠶而至此時。一歲之女功止。故告婦子。令之入室避寒也。○王氏安石曰。陰陽往來不窮。而與之出入作息。天地萬物性命之理。非特人事也。○楊氏時曰。堯命羲和。以昏中之星正四時。鳥獸氄毛希革之類爲之應。七月所陳。以倉庚鳴鶪爲蠶績之候。以秀葽隕蘀其穫爲取皮之候。以斯螽蟋蟀爲處室之候。皆此意也。○朱氏善曰。感時物之屢變。盡人事之當爲。豳民於衣食之奉。必先老

而後幼。先貴而後賤。獨於改歲入室。則老幼貴賤同之。所以廣其愛也。

○六月食鬱及薁。於六反　七月亨。普庚反　葵及菽。音叔　八月剝。普卜反　棗。叶音走　十月穫稻。叶徒荷反　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叶音酉　七月食瓜。叶音孤　八月斷壺。九月叔苴。七餘反　采荼。音徒　薪樗。敕書反　食。音嗣　我農夫。

集傳　賦也。鬱。棣屬。薁。音燠　薁也。孔氏穎達曰。鬱。棣屬者。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薁薁者。亦是鬱類而小別耳。二者相類而同時熟。故言鬱薁也。葵。菜名。呂氏祖謙曰。爾雅注曰。葵。承露也。大莖小葉。華紫黃色。可茹。菽。豆也。剝。擊也。陸氏佃曰。收棗。擊而落之。齊民要術所謂全赤即收。收法。撼而落之。爲上是也。穫稻。以釀酒也。介。助也。介眉壽者。頌禱之詞也。毛氏萇曰。春酒。凍醪也。眉壽。豪眉也。○孔氏穎達曰。凍時釀之。故稱凍醪。人年老者。必有豪眉。故稱豪眉也。○蘇氏轍曰。養老者。必有酒以助養其氣。○呂氏祖謙曰。月令仲冬。麴蘗必時。注云。古者穫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爲酒。瓜。瓞。瓠者。可供茹。食瓜斷壺。亦去圃爲場之漸也。叔。拾也。苴。麻子也。孔氏穎達曰。苴。麻之有實者也。下章納穀有麻。此言叔苴者。猶納倉以供常食也。荼。苦菜也。樗。惡木也。孔氏穎達曰。荼。菜樗。以爲薪。各從所宜耳。○王氏安石曰。荼則苦菜。非若葵之滑甘。故以食農夫而已。以樗不材。故薪之也。○自此至

卒章。皆言農圃飲食祭祀燕樂。以終首章後段之意。而此章。果酒嘉蔬。以供老疾奉賓祭。瓜瓠苣荼。以爲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然也。程子曰。自六月食鬱及薁以下。果蔬棗酒。皆爲養老之具。七月食瓜以下。皆爲壯者之食。○陳氏鵬飛曰。取豵以爲私。取豜以獻公。上下之分著矣。以美者養老。以惡者自食。長幼之義明矣。

集說　王氏安石曰。地無遺利矣。故物不可勝用也。○呂氏大臨曰。衣裘具矣。居室安矣。老者之養。不可以無加也。農夫之勤。其養不可以不畜也。○曹氏粹中曰。周人貴親而尚齒也。○四章既言八月其穫矣。此章又言十月穫稻。則五穀之熟。各隨其早晚耳。○朱氏善曰。果酒嘉蔬。非不可以及少也。而供老疾奉賓祭之意多。瓜瓠苣荼。老者未必不食也。而不可以爲常。於以見食稻食肉。乃老者之常。而果酒嘉蔬。則又於常食之外。專以此而致其助也。有常食以養之。而又有美味以助之。此豳人之老。所以無凍餒也歟。

○九月築場圃。博故反　十月納禾稼。叶古護反　黍稷重直容反　穋。音六叶六直反　禾麻菽麥。叶訖力反　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徒刀反　亟紀力反　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集傳　賦也。場。圃。同地。物生之時。則耕治以爲圃。而種菜茹。物成之際。則築堅之以爲場。而納禾稼。蓋自田而納

之於場也。王氏安石曰。無曠土。故築場於圃。○彭氏汝礪曰。地無遺利也。禾者。穀連藁秸之總名。禾之秀實而在野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再言禾者。稻秫菰粱之屬。皆禾也。孔氏穎達曰。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穋四種而已。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許氏謙曰。麥非納於十月。蓋總言農事畢耳。同。聚也。王氏安石曰。言所納之備也。宮。邑。居之宅也。古者民受五畝之宅。二畝半爲廬。在田。春夏居之。二畝半爲宅。在邑。秋冬居之。功。葺治之事也。毛氏萇曰。入爲上。出爲下。○程子曰。遷入都邑之居也。○王氏安石曰。上入執宮功。城中之宅也。中田有廬。田中之廬也。出而作於田。入而休於室。

皆授之以時。或曰。公室官府之役也。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是也。梁氏益曰。周禮地官均人職。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索。絞也。綯。索也。乘。升也。○言納於場者。無所不備。則我稼同矣。可以上入都邑。而執治宮室之事矣。故晝往取茅。夜而絞索。亟升其屋而治之。蓋以來歲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於此故也。王氏應麟曰。楊泉物理論曰。稻。粱。菽。各二十種。爲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爲百穀。不待督責而自相警戒。不敢休息如此。輔氏廣曰。詩言民之趨於農功。自然如此。其亟以證其民事不可緩之說。

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范氏祖禹曰。天運而不息。人勤而不已。故我稼既同。則又將始播殖也。○王氏安石曰。如易所謂終則有始者也。

集說 朱氏公遷曰。此章先言農之終事。以起農之始事。故以九月爲始。○朱氏善曰。稼之既同。若可以少休也。而卽念夫邑居之當修。屋之方乘。若可以少緩也。而復念夫農功之當始。於其築而納之也。有以見其歡欣鼓舞之意。於其亟而乘之也。有以見其勤勉戒飭之意。事有始終。而其憂勤艱難。則無間於始終。此所以爲厚也歟。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力證反陰。叶於容反四之日其蚤。音早獻羔祭韭。音九叶巳小反九月肅霜。十月滌徒力反場。朋酒斯饗。叶虛良反曰殺羔羊。躋子奚反彼公堂。稱彼兕觥。號彭反叶古黃反萬壽無疆。

集傳 賦也。鑿冰。謂取冰於山也。沖沖。鑿冰之意。周禮。正歲十二月。令斬冰是也。左傳。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也。必取積陰之冰。所以迥寒。於是乎取之。杜預注。迥閉道達其氣。使不爲災。納。藏也。藏冰。所以備暑也。凌陰。冰室也。爾土寒多。正月風未解凍。故冰猶可藏也。蚤。朝也。非菜名。獻羔祭非。而後啓之。月令。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是也。鄭氏康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

啓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實食喪祭於是乎用之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孔氏穎達曰凌人十二月斬冰以其月納之此言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卽出之藏之既晚出之又早者仲春陽氣出地始溫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言由寒晚得晚納冰依禮須早開故也二月開冰君始用之至於夏初出之乃頒賜臣下也○陸氏佃曰禮曰春行羔豚又曰春薦韭○黃氏一正曰司寒之神藏冰時先以黑牡秬黍享之至開冰而又祭以羔韭也○蘇氏曰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譬如火之蓄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之至於四月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杜氏預曰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老致仕在家者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也杜氏預曰愆過也謂冬溫伏陰謂夏寒淒寒也霖雨爲人所患苦短折爲夭夭死爲札胡氏曰藏冰開冰亦聖人輔相變調之一事耳不專恃此以爲治也肅霜氣肅而霜降也毛氏萇曰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呂氏祖謙曰肅嚴氣也滌場者農事畢而掃場地也兩尊曰朋鄉飲酒之禮兩尊壺于房戶間是

也。許氏謙曰。儀禮鄉飲酒禮。尊兩壺于房戶間。士冠禮注。置酒曰尊。今傳云兩尊壺。恐傳寫之誤。○李氏如圭曰。房戶間者。房西室戶東。於堂爲東西之中。當兩楹間。躋。升也。公堂。君之堂也。稱。舉也。疆。竟也。王氏安石曰。於是乎可以飲酒燕樂。是謂燕饗之節。○張子曰。此章見民忠愛其君之甚。既勸趨其藏冰之役。又相戒速舉場功。殺羊以獻於公。舉酒而祝其壽也。問民何以得升君之堂。朱子曰。周初國小。君民相親。其禮樂法制。未必盡備。而民事之艱難。君則盡得以知之。成王時。禮樂備。法制立。然但知爲君之尊。而未必知爲國之初。此等意思。故周公特作此詩。使之因是以知民事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七章。言收斂之事。所以成首章也。衣食已具。卒章。乃言備暑藏冰。飲酒相樂。皆是先公憂民之風教。○輔氏廣曰。以介眉壽。祝其親也。萬壽無疆。祝其君也。周之先公。以農桑教民。而使民給足於衣食。然未嘗以爲惠也。周之民。亦自力於農桑之事以樂其生。至於歲終休暇之時。則殺羊爲酒。祝君之壽。以致其尊君親上之誠。亦未嘗以爲是足以報其上也。上以誠愛下。下以誠事上。而兩不知其所以然。此所謂皞皞如也。○朱氏善曰。鑿冰藏冰。其供上役也爲甚勤。肅霜滌場。其畢農功也爲甚速。故其開冰也。獻羔祭韭以薦寢廟。君既得以致其誠孝於神。其務閑也。殺羊舉酒而祝其壽。民復有以致其忠愛於君。可謂上下相親之甚矣。

總論　孔氏穎達曰。民之大命。在溫與飽。八章所陳。皆論衣服飲食。首章。爲其總要。餘章。廣而成之。絲麻布帛。衣服之常。故蠶績爲女功之正。皮裘則其助。黍稷菽麥。飲食之常。故禾稼爲男功之正。菜果則其助。養蠶時

節易過。恐失其時。殷勤言之。故二章三章。皆言養蠶之事。耕稼者。一年之事。非時月之功。民必趨時。不假深戒。首章已言其始。七章略言其終。不復說其芟耨耘耕之事。故男功之正少。女功之正多也。絲麻之外。唯有皮裘。可衣者少。黍稷之外。果瓜之屬。可食者多。故男功之助少。女功之助少也。先公之教。急於衣食。四章之末。說田獵習戎。卒章之初。說藏冰禦暑。非衣食之事而言之者。廣述先公禮教具備也。閒於政事。然後饗燕。卒章。說飲酒之事。得其次也。○劉氏瑾曰。此詩所記。苟非井邑其民。鄉黨其教。各有正長子弟分。司其歲功。未易集也。○程子曰。此詩多陳節物。大要言歲敘之遷。人事當及時耳。不所言或與月令異者。月令多舉其始。此但言其有時。不必始有也。○朱子曰。使成王知其積累之艱難如此。而思奉承之不易。且以見已之所以當國而不辭之意。○輔氏廣曰。虞夏之際。洪水之害始除。鮮食艱食既奏。而民始可以得食。桑土既蠶。而民始可以得衣。又得后稷公劉有以教導而輔翼之。其於蠶績耕稼之事。使之早戒預備。則民皆得其所。而尊君親上之心以生。養老慈幼之禮自行。食力用節。而奢侈之意未萌。誠實相與而機械之事未作。此是民生最好底時節。故周公述其事而作詩。欲使成周之俗如此。方是慊快。今觀雅頌大田良耜諸詩。及後來刑措四十年而不用。則亦既得之矣。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哉。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集傳　周禮籥章。中音仲春。晝擊土鼓。歙音吹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即謂此詩也。鄭氏康成曰。鼓。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可擊也。吹之者。以籥爲之聲。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其類也。迎暑以晝。

求諸陽。迎寒以夜。求諸陰。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此詩。主意於豳之事。則所陳者。處豳地。陳先公公劉太王之等耳。不陳后稷之教。今輒言后稷冠之。○嚴氏粲曰。后稷者。以先公修行后稷之教。故以后稷冠之。○嚴氏粲曰。七月。陳豳民農桑之事。而首序謂之王業。猶孟子謂之王道也。蓋周以農事開國。而豳者。豐鎬之基也。周公因管蔡流言。將壞成業。念先公之初。艱難積累。歷十數世之久。以致今日。何忍一旦壞之。所以感悟成王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又叶入聲無毀我室。又叶上聲恩斯勤斯。鬻由六反子之閔叶眷貧反斯。

集傳 比也。爲鳥言以自比也。鴟鴞。鵂鶹。音休留 惡鳥。攫俱縛反 鳥子而食者也。爾雅釋鳥。鴟鴞。鸮。郭璞注。鴟類。○呂氏大臨曰。鴟鴞。惡聲之鷙鳥也。有梟爲鴟。蓋梟之類。室。鳥自名其巢也。恩。情愛也。勤。篤厚也。鬻。養。閔。憂也。○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於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

武庚叛。且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問周公使管叔監殷。豈非以愛兄之心勝。故不敢疑之耶。朱子曰。若說不敢疑則已是有可疑者矣。蓋周公以管叔是吾之兄。事同一體。今既克商。使之監殷。又何疑焉。非是不敢疑。乃是即無可疑之事也。叔重因云。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正謂此也。曰然。故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託爲鳥之愛巢者。呼鴟鴞而謂之曰。鴟鴞鴟鴞。爾既取我之子矣。無更毀我之室也。以我情愛之心。篤厚之意。鬻養此子。誠可憐憫。今既取之。其毒甚矣。況又毀我室乎。以比

武庚既敗管蔡。不可更毀我王室也。問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解者以爲武庚既殺我管蔡。不可復亂王室。畢竟是當初管蔡挾武庚爲亂。朱子曰。詩人之言。只得如此。不成歸怨管蔡。

集說 程子曰。鴟鴞。喻爲惡者。子。喻管蔡。室。喻王室。管蔡骨肉而與之爲亂。是既取我子矣。毋更毀壞我王室也。○黃氏櫄曰。鴟鴞破羣鳥之巢而食其子。鳥護其巢。呼而告之曰。我養子之勤。營巢之勞。其所積累盤聚。纏綿固蒂者。非一日矣。而汝其毀我之成巢乎。其意謂周自后稷開基。公劉篤烈。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勤勞王家。文武經營內外之治。武庚既遏其姦於管蔡。而復欲幷王室而毀之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音杜徒古反　綢繆牖戶。後五音汝反　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叶演女反

集傳 比也。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陸氏德明曰。土。韓詩作杜。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綢繆。纏綿也。牖。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亦爲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誰敢有侮予者。亦以比己深愛王室。而預防其患難之意。故孔子贊之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集說 朱氏公遷曰。有備則無患。此爲治之大法也。朱子引之以見周公善於爲治如此。

張氏栻曰。鳥於天未陰雨。而徹桑土。葺牖戶。是猶於國家安泰之日。而經理備預者也。蓋消息盈虛之相盪。安危治亂之相承。理之常然。非知幾者。孰能審微於未形。而禦變於將來哉。○輔氏廣曰。言己之深愛王室。先事爲備。以防禍亂之意。疑當時流言。必以爲周公平日勤勞。皆是自爲己謀。故周公言此以曉成王也。

○朱氏得之曰。取子。出於意料所不及。則下民之侮。安知其必無。情之切而急。慮之遠而周也。

○予手拮音吉居反据。音居予所捋力活反茶。予所蓄租。子胡反予口卒瘏。音徒胡反曰予未有室家。叶古

集傳 比也。拮据。手口共作之貌。毛氏萇曰。拮据。撅京劇反掎俱倚反也。○孔氏穎達曰。說文云。撅。持撅掎。謂以手爪掎持草也。將。取也。荼。萑。音九迢可藉巢者也。孔氏穎達曰。七月傳云。蘆爲萑。此言萑苕。謂蘆之秀穗也。出其東門箋云。荼。茅秀。然則茅蘆之秀。其物相

類。故皆名荼也。蓄積。租聚也。王氏安石曰。與卒。盡瘁。病也。室家。租賦之租同。巢也。○亦爲鳥言。作巢之始。所以拮据以捋荼蓄租。勞苦而至於盡病者。以巢之未成也。朱子曰。詩詞多是出於當時鄉談雜而爲之。如鴟鴞拮据捋荼之語。皆此類也。○輔氏廣曰。拮据。手口共作。捋荼蓄租。則其所作之事也。先言手之拮据。終言口之卒瘁。亦言之法。以比已之前日。所以勤勞如此者。以王室之新造而未集故也。

集說　蘇氏轍曰。以手捋荼。則至於拮据。以口蓄租。則至於卒瘁。予所以勤勞病瘁而不辭者。曰予未有室家故也。奈何既成而將或毀之哉。

○予羽譙譙。在消反　予尾翛翛。素彫反　予室翹翹。祈消反　風雨所漂。匹遙反　搖。予維音嘵嘵。呼堯反

集傳　比也。譙譙。殺色界也。翛翛。敝也。孔氏穎達曰。鳥之羽殺尾敝。以成其室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漂搖之。則我之哀鳴。安得而不急哉。以比已既勞悴。王室又未安。而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喻王。亦不得而不汲汲也。翹翹。危也。嘵嘵。急也。鄭氏康成曰。音嘵嘵然。恐懼告愬之意。○亦爲鳥言。

集說　程子曰。予羽尾殘敝。然後成室。既其成就之勞如此。故爲風雨漂搖。則其聲憂懼。此詩所以辭哀而

意切也。○劉氏瑾曰。上章及此。周公自比其勤勞如此者。蓋公以貴戚大臣。宗社安危。繫於其身者。非一日矣。成王既惑於流言。則夫自言其勞而不爲誇。謂王室爲子室而不爲嫌。良以曉曉之音。出於忠愛之情所不能已也。

總論 程子曰。管蔡流言及叛。是亂也。成王幼而未知周公之志。公爲此詩。告以王業艱難。不忍其毀壞之意。以悟王心。此周公出征救亂之心。作詩之志也。○輔氏廣曰。成王之疑不釋。則周之爲周。未可知也。此詩。辭哀意切。至爲禽鳥之語。以感動之。不啻如慈母之誥教子弟。而勤其悔悟。仁之至。義之盡也。○劉氏瑾曰。此詩。歸罪於武庚。而於三叔。則有憫恤之意。蓋爲親者諱也。如書之大誥。亦然。此皆兄弟私情。見於立言之際。然而公義則不可掩。故史臣於書。既曰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又曰周公位冢宰。羣叔流言。乃皆以公義直書之。

者也。○朱氏善曰。鴟鴞之於衆鳥。有攫其子而食之者矣。而鳥不廢其生育之勤。有毀其巢而破之者矣。而鳥不廢其補葺之勞也。蓋子之殘而室之毀者。禍患之以禍患之或至。而遂廢其室家嗣續之常理也哉。若武庚之敗管蔡。則比之於鳥。雖取其子。猶未能毀其室也。而纏綿補葺之勤。周公果可以辭其責耶。於是拮据。於是蓄租。於是手口交病。卒之羽殺尾敝。以成其室而未安也。則其作詩以遺王。王亦不得而不汲汲矣。

鴟鴞四章章五句

集傳 事見書金縢篇。金縢。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於後。公乃爲詩

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孔氏安國曰。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三叔以周公大聖。有次立之勢。遂生流言。鴟。稚也。稚子。成王。辟。法也。告召公太公。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二年之中。罪人此得。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以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朱氏公遷曰。事本金縢。說從孔氏。故以居東爲東征。以鴟鴞爲作於致辟管蔡之後也。至蔡氏書傳。乃朱子晚年之說。又從鄭氏。改讀弗辟之辟爲避。而與此說不同。但詩言既取我子。則武庚已敗管蔡。管叔既已受誅矣。今讀鴟鴞。不必求合於蔡氏書傳也。

集說　歐陽氏修曰。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蔡疑其不利於幼君。遂有流言。周公乃東征而誅之。懼成王之怪已誅其二叔。乃序其意。作鴟鴞詩以貽王。此金縢之說也。其義簡直而易明。鄭乃謂武王崩。成王即位。居喪不言。周公以冢宰聽政。而二叔流言。且冢宰聽政。乃是常禮。二叔何疑而流言也。金縢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謂二叔既流言。周公避而居東者二年。又謂罪人斯得者。成王多得周公官屬而誅之。且周公本以成王幼。未能行事。遂攝政若避而居東。則周之國政。成王當自行之。若已能臨政二年。何又待周公歸攝乎。刑賞。國之大事也。周公。國之尊親大臣也。使周公有閒隙而出避。成王能以周法刑其尊親大臣之屬。周公復歸。其勢必不得攝。且周公所以攝者。以成王幼而不能臨政爾。若已能臨二年。刑其尊親大臣之屬。則周公將以何辭奪其政而攝乎。矧周公誅管蔡。前世說者多同。而成王誅周公官屬。六經

諸史皆無之。可知其臆說也。○曹氏粹中曰。周公之志。在於卒寧王之圖事。成寧考之圖功而已。成王惑於流言而疑周公。將敗厥功。亂孰甚矣。故作鴟鴞以救之。陳鵬飛論管蔡流言之意。是矣。以爲周公避居於東都。則不然。蓋羣叔與周公。皆文王子。武王弟也。武王崩時。成王方十三。管叔於兄弟之次最長。而周公身自居中專政。乃使管蔡外監商民。內懷不平。反與武庚謀圖周公。遂挾之以叛。故祝鮀曰。管蔡啓商。甚聞王室。金縢曰云云。是周公至東都。已誅管蔡。而成王疑尚未解。故周公作此詩。冀以覺寤王意。則鴟鴞詩。固作在誅管蔡後也。鄭氏以辟音避。謂周公避居東都。陳鵬飛取之。謂周公不宜逞怒於成王。遽誅因謂成王方疑周公。流言之黨。故謂東征在成王既迎周公之後。其言與金縢之序不合。且大誥曰。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是周公即以王命誅之。初無避疑之事也。又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於商。金縢之弗辟。蔡仲之致辟。其爲誅殺一也。夫武王與周公共致天下。方集大統以全盛之神器。付之孺子。以有周公故也。而羣叔挾仇敵外叛。將復反鄙我周邦。周公任其顧託。豈當畏避小嫌。坐視宗社之顛覆哉。其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蓋言先王以此顧託於我。我不討定其亂。則無以告我先王。苟爲避之而已。何用告我先王。而東山之役。又何用戰士爲哉。且成王疑雖未解。而太公召公在內。與周公同心左右王室。且破斧之所以美周公者。專言其征四國之亂。爲大爲嘉爲休。則周公之東。爲討罪人。無疑也。○朱子曰。管蔡流言。使成王疑周公。周公雖已滅之。然成王之疑未釋。則亂未弭也。故周公作此鴟鴞之詩以遺王。而告以王業艱難。不忍毀壞之意。所以爲救亂也。○蔣氏悌生曰。殷亡而周興。革命之後。

殷民洶洶未靖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行天子之事。三叔流言。語侵成王周公。此誠家國重事。周公不即遏絶禍萌。而避嫌疑。退居散地。三叔乘殷民之未靖。挾武庚以叛。設或張皇。則天下安危之寄。寧忍優游坐視。而託之他人乎。故辟字作致辟說。於一時事理爲長也。

附錄　孔氏穎達曰。鄭以爲武王崩。周公爲冢宰。三年服終。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即避居東都。成王多殺公之屬黨。公作鴟鴞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其官位土地。及遭風雷之異。啓金縢之書。迎公來反。反乃居攝。後方始東征管蔡。○朱子曰。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向董叔重得書。亦辨此一時信筆荅之。謂當從古注說。後來思之。不然。三叔方流言。周公處骨肉之閒。豈應以片言半語。遽然興師以征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亦未必見從。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似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禹避舜之子。自是合如此。或謂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如何處。愚謂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問鴟鴞詩。其詞艱苦深奧。不知當時成王如何便即理會得。曰。當時事變在眼前。故讀其詩者。便知其用意所在。自今讀之。既不及見當時事。所以謂其詩難曉。然成王雖得此詩。亦只是未敢誚公。其心未必能遂無疑。及至雷風之變。啓金縢之書後。方始釋然開悟。

案　史記魯世家云。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畔。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

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自史傳而外。考之秦以上諸書。竝無周公避居於東。而成王有誅周公官屬之事。且其時。未營洛邑。鄭何以云東都也。孔安國在西漢武帝時。治尚書起家。司馬遷嘗從安國問。故班固云。遷書載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鄭康成在東漢末。其說未審所出。故漢唐諸儒皆不從之。朱子傳詩。初從古注。及覆蔡沈書說數條。云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於是蔡沈遂謂居東二年。東征往返又是三年。此又從鄭氏避之一說而衍之。亦非有所本也。總之朱子晚年復蔡之說。義極正大。然卒未曾追改詩傳。或尚未決今亦仍其舊注而不易云。

我徂東山。慆慆（吐刀反）不歸。（無韻未詳）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戶郎反）枚（叶謨悲反）蜎蜎（烏玄反）者蠋。（音蜀）烝在桑野。（叶上與反）敦（都迴反）彼獨宿。亦在車下。（叶後五反）

集傳　賦也。東山。所征之地也。嚴氏粲曰。三監在周之東。故以東山言之。慆慆。言久也。陳氏鵬飛曰。慆。慢也。周公自西徂東。以征之軍有流而不止之意。零。落也。濛。雨貌。呂氏祖謙曰。說文曰。濛。微雨也。程子曰。治范氏祖禹曰。征役久則衣敝。制彼裳衣。歸士之情也。○勿士行枚。未詳其義。鄭氏曰。士事也。行。陣也。枚。如箸。許氏謙曰。箸。從竹。遲據反。今俗作筯。衛之有繢。許氏謙曰。繢。周禮釋文。胡卦胡麥二反。繢也。結項中。以止語也。鄭氏康成曰。軍法止語。爲相疑

惑也。○徐氏鳳彩曰。行以束伍。蜎蜎。動貌。蠋。桑蟲。如蠶枚以止囂。所謂軍旅之事也。**蜎蜎者蠋**。孔氏穎達曰。釋蟲云。蜎。烏蠋。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烝。發語辭。敦。獨處不移之貌。此則興也。○成王既得鴟鴞之詩。又感雷風之變。**始悟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歸。因作此**詩以勞歸士**。朱氏公遷曰。上篇言東征二年。此言東征三年。二說不同。蓋謂東征之役凡二年。其往來首尾則三年也。**蓋爲之述其意而言曰**。我之東征既久。而歸途又有遇雨之勞。范氏祖禹曰。人之情。憚往而樂歸。於其歸。猶憫其遇雨。則其往可知也。**因追言其在東而言歸之時**。心已西嚮而悲。蘇氏轍曰。東征之士。皆西人也。其心念西而悲其室家。○季氏本曰。大抵軍士思家之情。在久住之處。猶或可忍。歸心已動而未至。則其情尤切。故東歸矣而復言西悲也。**於是制其平居之服而以爲自今可以勿爲行陳衛枚之事矣**。呂氏祖謙曰。歸士之情。自行陳也。所謂敘其情而閔其勞。**及其在塗**。則幸全身而歸。願勿從事於**蜎蜎者蠋**。則**在彼桑野矣**。此敦然而獨宿者。則亦在此**車下矣**。孔氏穎達曰。蠋在桑野。是其常處。實非勞苦。似有勞苦。軍士獨宿車下。則實有勞苦。以不實喻實者。取其在桑野。在車下。其事相類故也。○王氏安石曰。古用車戰。戰則將卒。有所蔽倚。止則爲營衛。與壍柵無以異。兵械衣服之屬。皆可以載其中。

集說　董氏逌曰。我徂東山。記其地也。慆慆不歸。記其久也。我來自東。記其還也。零雨其濛。記其時也。○嚴氏粲曰。此設為軍士自道之辭。行役最以雨為苦。言雨之濛濛。形容得羈旅愁慘之意。我自東言歸。行而未至。我心念家之在西而悲也。在塗經行桑野。因見彼蜎蜎然微動之桑蟲。久在桑野之中。如我敦然不移。而獨宿亦在車下。言獨宿。思室家也。見上之體其情也。○姚氏舜牧曰。既東歸矣。曷為其西悲也。曰。此人情也。置室家遠行。非人情之所欲。一旦釋甲冑而完歸。其喜悅當何如哉。喜之之極。不覺反生其悽愴也。○初往東時。常虞罹於鋒鏑。而今敦然獨宿於車下。視死於瘡痍。亦天壤矣。此士之所以懽幸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蠃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後五反町他頂反畽他短反鹿場。熠以執反燿以照反宵行。叶户郎反不可畏。叶於非反也。伊可懷。叶胡威反也。

集傳　賦也。果蠃。栝樓也。孔氏穎達曰。本草云。栝樓。葉如瓜葉形。兩兩相值。蔓延青黑色。六月華。七月實。如瓜瓣是也。施。延也。蔓生延施于宇下也。曹氏粹中曰。果蠃當入于宇之內矣。陸氏佃曰。爾雅曰。伊威。委黍。一名鼠婦。亦曰鼠負。因溼化生。今俗謂之溼生。蠨蛸。小蜘蛛也。戶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陸氏佃曰。釋蟲云。蠨蛸。長踦。郭璞曰。今小蜘蛛布網。垂絲著人衣。當有親客至。荊州河內之人。謂之喜母。町畽。舍傍隙地也。程子曰。廬

傍畦壠。○董氏逌曰。區種法曰。伊尹作爲區田。一畝之中。地長十八丈。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間分十四道。通人行。畽爲田里所聚。**無人焉。故鹿以爲場也。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喉下有光如螢。**濮氏一之曰。舊說以熠燿卽螢。以宵行爲夜飛。與下章熠燿其羽相戾。當知宵行乃蟲名。○章首四句。言其往來之勞。在外之久。故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遂言已東征而室廬荒廢。至於如此。亦可畏矣。然豈可畏而不歸哉。亦可懷思而已。此則述其歸未至而思家之情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室中久無人。故有此五物。是不足可畏。乃可爲憂思。○程子曰。丁夫于役。田事廢。室廬遂荒。果蠃以下是也。在彼思念其如此也。○嚴氏粲曰。室廬將近。則家事纖悉。一一生心。此人之情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古玩反**鳴于垤。**田節反叶地一反**婦嘆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叶聲**有敦**都迴反**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叶尼因反

集傳 賦也。鸛。水鳥。似鶴者也。陸氏璣曰。鸛。鸛雀也。似鴻翹。垤。蟻塚也。孔氏穎達曰。蟻將雨則出。壅土成峰。方言曰。其場謂之坻。亦或謂之垤。易占所謂蟻封其垤。大雨將至是也。一名蟻封。今朔地蟻封。其高大有如塚者。所謂蟻塚。蓋

出於此。宵室見七月。○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知。故蟻出垤而鸛就食之。遂鳴于其上也。孔氏穎達曰。將欲陰雨。水泉上潤。故蟻避溼而上冢。鸛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黃氏一正曰。鸛以喙相擊而鳴。俯鳴則陰。仰鳴則晴。善知雨候者也。行者之妻。亦思其夫之勞苦。而歎息于家。鄭氏康成曰。行者於陰雨尤苦。婦念之。則歎于室也。於是洒埽宵室以待其歸。而其夫之行。忽已至矣。徐氏鳳彩曰。聿至。忽然而至。居者方思行者之勞。行者適慰居者之願也。因見苦瓜繫於栗薪之上。孔氏穎達曰。敦是瓜之繫蔓之貌。而曰自我之不見。此亦已三年矣。栗。周土所宜木。與苦瓜皆微物也。見之而喜。則其行久而感深。可知矣。

集說　程子曰。有陰雨之候。則婦思念其勞而悲歎。又計其行之久。念其將至。我征聿至。謂我之行者其遂至也。念其將至而洒埽。復恨其留繫之久。見其思望之情切也。瓜之苦者。人所不取。常在其所。以比君子久留滯不還也。○輔氏廣曰。周公作此詩。所以述歸士之情。而此章又述其歸士室家之情。非通天下爲一已者。孰能之。○張氏彩曰。鸛鳴。感雨也。宵室洒埽以待其夫。前此憂思不遑也。苦瓜在栗。鄉土恒有之。久征。故不見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邦角反）其馬。（叶滿補反）

補反 **親結其縭**。叶離羅二音 **九十其儀**。叶宜俄二音 **其新孔嘉**。叶居宜居何二反 **其舊如之何**。叶奚何二音

集傳 賦而興也。倉庚飛。昏姻時也。鄭氏康成曰。倉庚。仲春而鳴。嫁取之候也。**熠燿**。鮮明也。劉氏瑾曰。上章熠燿。言宵行蟲之光。故以爲明不定貌。此章言倉庚之羽。故以爲鮮明。集傳隨文解義類如此。**黃白曰皇**。孔氏穎達曰。謂馬色有黃處。有白處。騅赤色也。孔氏穎達曰。釋器云。黃白色有黃處。有白處。騅。**縭**。婦人之褘音暉也。母戒女而爲之施衿其鳩反 **結帨也**。孔氏穎達曰。釋器云。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綬也。孫炎曰。褘。帨巾也。案昏禮言結縭。則縭當是帨。○朱子曰。士昏禮曰。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此親結其縭之事然也。**九十其儀**。十其儀。言其儀之多也。黃氏佐曰。古者昏禮之費省矣。幣止於緇帛五兩。牲止於魚祭而饋。然承筐無實。亦非也。故曰九十其儀。○賦 **時物以起興而言東征之歸士。未有室家者。及時而昏姻既甚美矣。其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當如何耶**。曹氏粹中曰。新娶者猶甚善其配。又況舊有偕老之志。久別而復見者乎。

集說 輔氏廣曰。倉庚于飛。熠燿其羽。雖以見昏姻之時。又以言時物之美好也。之子于歸。皇駁其馬。亦言人情之所同喜也。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又見其禮儀之備舉也。始歸而以得免死傷爲幸。歸近而不勝感念之切。室家之望。男女之及時。此皆人之至情。而周公體悉之而無遺。此所謂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也。

總論　朱氏公遷曰。首章言敦彼獨宿。夫之念其婦也。三章言婦歎于室。婦之念其夫也。行者遇雨。沾體塗足。室家思念。於此爲甚。是以占其候而歎焉。未章則新者及時。舊者相見。夫婦之樂可知矣。周公之勞歸士。亦本之人情而已。○朱氏善曰。聖人之所以能感人者。以其以己之心。度人之心。而天下之人。亦樂於效力。而不患上之不我知也。東山之詩。述其歸而未至也。則凡道途之遠。歲月之久。風雨之陵犯。飢渴之困頓。裳衣之以久而荒廢。室家之以久而怨思。皆其心之所苦而不敢言者。我則有以慰勞之。及其歸而既至也。則觀天時之和暢。聽禽鳥之和鳴。而人情和悅。適與景會。舊有室家者。其既歸而相見。固可樂。未有室家者。其既歸而新昏。尤可樂。此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我則有以發揚之。莫苦於歸而在途之時。而上之人能與之同其憂。莫喜於歸而相見之時。而上之人能與之同其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其是之謂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集傳　序曰。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愚謂完。謂全師而歸。無死傷之苦。思。謂未至而思。有愴恨之懷。至於室家望女。男女及時。亦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

乃先其未發而歌詠以勞苦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爲如何哉。蓋古之勞詩皆如此。其上下之際。情志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之。此其所以維持羣固。數十百年。而無一旦土崩之患也。

集說 朱子曰。周公是王室至親。諸侯連衡背叛。當正義。周公之志。非爲身謀也。爲先王謀也。非爲先國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帥師征之。乃是王謀也。以身任天下之重也。○輔氏廣曰。七月。述后稷公劉衣食斯民之事。以告成王。見君人之道也。鴟鴞。述己之勤勞。以悟成王。見爲人臣之義也。東山。述歸士之意。以慰勞之。見用民之宜也。三詩。誠足以爲萬世法。非周公其孰能爲之。○嚴氏粲曰。東山。周公所作以勞歸士。猶杕杜勞還役也。杕杜述家人望歸之情。東山述歸士思家之情。其意則一。然杕杜之辭簡。東山之辭詳。蓋周公與歸士居東三年。患難同之。情之纏綿。言之諄復。宜與杕杜不同也。

附錄 鄭氏康成曰。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三年而後歸耳。○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言之行。公則避而居東。二年有風雷之變。而迎公以歸。然後作大誥。東征。三年而歸。此詩則作於東征而歸之時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七羊反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集傳　賦也。隋銎曰斧。方銎曰斯。征伐之用也。王氏質曰。古專征。杖鉞。黃金飾斧。四國。四方之國也。范氏處義曰。說者以四國爲管蔡商奄。而淮夷亦在叛國之數。乃不及之。皇匡也。董氏逌曰。齊詩作四國是匡。賈公彥引以爲據。將。大也。○從軍之士。以前篇周公勞已之勤。故言此以荅其意。曰。東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我斯。其勞甚矣。然周公之爲此舉。蓋將使四方莫敢不一於正而後已。其哀我人也。豈不大哉。然則雖有破斧缺斯之勞。而義有所不得辭矣。夫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以六軍之衆往而征之。使其心一有出於自私而不在於天下。則撫之雖勤。勞之雖至。而從役之士。豈能不怨也哉。今觀此詩。固足以見周公之心大公至正。天下信其無有一毫自愛之私。抑又以見當是之時。雖被堅執銳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爲心。而不自爲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學者於此。熟玩而有得焉。則其心正大。而天地之情眞可見矣。

集說　歐陽氏修曰。四國爲亂。周公征討凡三年。至於斧破斯缺。然後克之。其難如此。然周公必往征之者。

以哀四國之人陷於逆亂耳。○程子曰。商奄始率管蔡爲流言。遂以叛。將益動天下以傷壞王業。惡日以滋。當速誅也。周公所以東征。四國是皇也。周公之心。勤勞王家如是。其德亦甚大矣。○蘇氏轍曰。周公之東征。亦四方是爲。非以救其身也。使周公嫌於救其身。潔身而退。以避二叔之難。則其亂將及於四方。如是而周公亦清矣。然而未免於小也。維不嫌於自救。哀人之不治而誅管蔡。而後可以爲大。○朱氏善曰。戮一人而天下服。則向之不正者。復反於正矣。蓋其匡四國卽所以哀我人。卽天地生物之心。故其功言也。哀我人者。以其心言也。惟其心也。是詩。雖作於軍士。然亦可謂知聖人者矣。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巨宜反叶巨何反 周公東征。四國是吡。五戈反 哀我人斯。亦孔之嘉。叶居何反

集傳 賦也。錡。鑿屬。吡。化。李氏樗曰。化其惡而使之爲善也。嘉。善也。嚴氏粲曰。言德之甚善也。

集說 黃氏佐曰。大抵二叔一挾武庚以叛。人心未知適從。而爲流言之轉移者有矣。周公東征。正欲化此人心。使之曉然知邪正之歸。而渾化於正大光明之中。豈不善哉。

○既破我斧。又缺我銎。音求 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在羞反 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集傳 賦也。銎。木屬。遒。斂而固之也。孔氏穎達曰。遒訓爲聚。亦堅固之義。釋詁云。遒。斂聚也。言四國之民。於是斂聚不流散也。休。美也。

集說　范氏祖禹曰。亦孔之休。言四國平而天下和也。○黃氏佐曰。流言一興。四國將信將疑之中。卽是民心不固處。周公東征。正所以斂固四國之人心。使之確然翕聚。臣附於周。而不至於渙散焉耳。

總論　范氏處義曰。周公東征。不免用刑。言其破缺。甚之辭。亦漂杵之類也。明用刑非爲一已之私。哀斯人將至於亂。故以身任其責。然則周公之心。可爲甚大甚善甚美矣。○朱子曰。破斧詩。看聖人這般心下。詩人直是形容得出。古人做事。苟利國家。雖殺身爲之而不辭。如今人計較利害。四國不安也得。不寧也得。只是護了。我斯我斧。莫待缺壞了。此詩說出極分明。毛注却云四國是管蔡商奄。詩裏多少處說四國。如正是四國之類。猶言四海。他却不照這例。自低地說。○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始得。

破斧三章章六句

集傳　范氏曰。象曰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也。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公之爲相也。則誅之。迹雖不同。其道則一也。蓋象之禍。及於舜而已。故舜封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朱氏公遷曰。舜爲象計。故得全其友愛之天。周公爲文武天下計。不得不盡夫大公至正之道。集傳引此以明聖人處物之義。而見周公無愧於舜也。

集說　輔氏廣曰。東山之詩。周公能得歸士之心也。破斧之詩。歸士能得周公之心也。所謂上下

交而其志
同者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 七喻反 妻如何。匪媒不得。

集傳 比也。柯。斧柄也。孔氏穎達曰。考工記車人云。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注云。首六寸。謂鬬頭斧也。柯。其柄也。克。能也。媒。通二姓之言者也。鄭氏康成曰。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昏必由媒。交接設絡介。皆所以養廉恥。○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比平日欲見周公之難。

集說 顧氏起元曰。伐柯之道。惟斧乃能之。以類求其類也。此二句。比儀型之無自。媒所以用禮也。此二句。比交際之無由。皆是追敘昔日得見之難。○錢氏天錫曰。不重斧與媒。只重不克不得上。則無以觀禮。無以成

也。

附錄 程子曰。伐柯匪斧則不能。取妻匪媒則不成。言各有其道。今欲周公之歸。亦必有其道也。○蘇氏轍曰。伐柯而不用斧。取妻而不用媒。豈可得哉。今成王欲治國。棄周公而不名。亦不可得也。

踐 賤淺反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 古豆反 之子。籩豆有

集傳 比也。則。法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其妻而言也。籩。竹豆也。邢氏昺曰。籩。以竹爲之。形制如豆。亦受四升。盛棗栗桃梅菱芡脯脩膴鮑糗餌之屬是也。豆。木豆也。邢氏昺曰。豆。以木爲之。其實四升。用薦菹醢。周禮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

醢醢之類是也。踐行列之貌。○言伐柯而有斧。則不過即此舊斧之柯。而得其新柯之法。鄭氏康成曰。伐柯者必用柯。其大小長短。近取法於柯。所謂不遠求也。娶妻而有媒。則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同牢之禮矣。劉氏瑾曰。昏禮用特豚。夫婦各一胖。合升於鼎俎。所謂同牢而食也。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易。深喜之之辭也。

集說　姚氏舜牧曰。嘗言伐柯矣。今視此柯也。則其端具於其身。信乎柯必伐而後可識其則也。嘗言娶妻矣。今覿之子也。籩豆燦然其有踐。信乎妻必娶而後可識其禮也。蓋謂平日欲見公。今一見之。得挹禮度之美。不虛此願見之心。故言之亹亹。有深幸耳。

附錄　程子曰。二章言其道。伐柯其取則不遠。今欲反周公。取則於周公可也。周公者。動必以禮者也。亦當以禮致之。則周公可得而覿見也。○曹氏粹中曰。誠有斧矣。則其所伐短長小大之則。當視其所執。誠有禮矣。則其所陳籩豆多寡之數。當稱其所宜。踐重疊相踐履之意。以見其豐厚也。蓋周公之功。當享備禮。此乃所謂其則不遠者歟。

總論　輔氏廣曰。此詩但言其心事。故不及於周公。然既言其平日欲見公之難。又言其今日得見公之易。則其心慰滿洽洽而無一毫不足之意。可見使其所聞或過於所見。所見或歉於所聞。則烏得喜之如是哉。○許氏謙曰。東人之於周公。被其風而化其德。思慕之極。瞻之固若在前也。然而貴賤之殊。道里之遠。亦未易見也。故其企望如此。及其因事而東。則幸而得見。故喜之而如二章之所言也。

伐柯一章章四句

附錄 孔氏穎達曰。作伐柯詩者。美周公也。毛以爲周公攝政東征。四國既定。仍在東土。已作鴟鴞之後。未得雷風之前。羣臣皆知周公有成就周道之志。而成王猶未知之。故周大夫作詩美周公。以刺朝廷之不知。鄭以爲周公避居東都。三年之秋。得雷風之後。啓金縢之前。王意稍悟。欲迎周公。而朝廷大夫。猶有不知周公之志。故周大夫作此詩以美周公。刺彼朝廷大夫之不知也。○程子曰。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

案 序。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朱子初說執柯以伐柯。即此手中之柯而得其法。以比王欲迎周公。亦不過反之於吾心。則知所以迎之之道。則吾得見公而陳其籩豆之列。將有日矣。蓋用序義也。後以此詩難曉。而我覯之子一句。與九罭之詩同。二篇又相屬。故推求其意。以爲東人欲見周公。始難而終易。而爲是深喜之詞。然總作比看。則與序所言刺朝廷之不知。皆非詩詞之所有者一也。故並錄諸儒之從序說者於右。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以俟考焉。

九罭于逼反之魚。鱒才損反。緡。音房。我覯之子。衮古本友衣繡裳。

集傳 興也。九罭。九囊之網也。孔氏穎達曰。釋器云。緵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孫炎曰。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鱒。似鱣而鱗細眼赤。許氏謙曰。爾雅翼。鱒魚。目中赤色一道。橫貫瞳。多獨行。見網輒避。魴。巳見上。劉氏瑾曰。皆魚之美者也。毛氏

蓑曰鱒魴。大魚也。○孔氏穎達曰。驗今鱒魴。非是大魚。言大魚者。以其雖非九罭密網。此魚亦將不漏。故言大以為大者。欲取大小為喻。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周公也。

衮衣黼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雉也。四曰火。五曰宗彝。虎蜼。璺柚瞶三音也。爾雅。蜼。卬鼻而長尾。皆繢音潰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於裳。蔡氏沈曰。龍。取其變也。山。取其鎮也。華蟲。取其文也。火。取其明也。宗彝。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兩已相背。取其辨也。○梁氏益曰。尚書益稷篇注曰。舜十二章。周九章。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旂。故衣裳九章。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音衮然。故謂之衮也。朱氏公遷曰。周禮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冕服七章。與侯伯同。及出封。則加一等。而服衮。孟子言周公封於魯。則公以三公而受出封之命矣。此所以有九章之衮衣也。○此亦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而言九罭之網。則有鱒魴之魚矣。我覯之子。則見其衮衣繡裳之服矣。

集說　朱氏公遷曰。九罭之魚。有鱒又有魴。之子之服。有衮又有裳。皆二者兼備之意。故以為興。○姚氏舜牧曰。惟九罭而後得鱒魴。是甚不易見也。今我覯之子。而得覩衮衣繡裳之儀範焉。此生亦何幸哉。○朱氏道行曰。以非常之魚。不易覯。網。與非常之人。不易覯。

附錄　歐陽氏修曰。周大夫以周公出居東都。成王君臣不知其心而不名。使久處於外。譬猶鱒魴大魚。反

在九罭小罟。因斥言周公。云我覯之子。衮衣繡裳者。上公之服也。上公。宜在朝廷者也。○程子曰。施九罭之網。則得鱒魴之厚之禮。則得聖賢。我欲覯之子。當用上公禮服往迎之。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音汝信處。

集傳　興也。遵。循也。渚。小洲也。女。東人自相女也。再宿曰信。○東人聞成王將迎周公。又自相謂而言。鴻飛則遵渚矣。公歸豈無所乎。朱子曰。二章飛歸叶。是句腰亦用韻。詩中亦有此體。今特於女信處而已。

集說　黃氏一正曰。鴻順時而動。周公隨寓而安。故又以爲興也。○張氏彩曰。鴻飛雖有時遵渚。而非其久居之所。言其別自有所也。豈以公歸而無所乎。今不過於女信處耳。言暫寄跡也。

附錄　程子曰。此章。言公之不得其所也。鴻飛。戾天者也。今乃遵渚。言不得其所。蓋朝廷未以師保重禮往迎。逆也。○陳氏鵬飛曰。今公未歸其所。於女朝廷之臣。信能自安處乎。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集傳　興也。高平曰陸。不復。言將留相王室。而不復來東也。

集說　季氏本曰。鴻北向。則歸而不復矣。言周公既歸。則亦偶飛至此。興公信宿之意。

附錄 毛氏萇曰。陸非鴻所宜止。宿。猶處也。○蘇氏轍曰。鴻飛而遵陸。不得其所願居也。苟其得已。則義當復西耳。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集傳 賦也。承上二章。言周公信處信宿於此。是以東方有此服袞衣之人。又願其且留於此。無遽迎公以歸。歸則將不復來。而使我心悲也。

集說 姚氏舜牧曰。是以有袞衣兮。其欣仰亦何至。無以我公歸兮。其懷戀亦何深。信非盛德不足以至此。

○唐氏汝諤曰。朝廷不可一日無公。而公亦無日不以朝廷爲念。則公之歸。自有不遑恤乎人情者。但天下可喜。而東人則可悲。故願於信處信宿之外。得少留焉。即以爲幸也。

附錄 歐陽氏修曰。卒章。因道東都之人留公之意。云袞衣雖宜在朝廷。然無以公歸。使我人思公而悲也。詩人述東都之人猶能愛公。所以刺朝廷之不知也。○程子曰。此章。祈反周公誠切之意。是以。猶所以也。無以。所以有袞衣之章。用尊禮聖賢。無以也。無以。是服逆我公來歸。無使士民之心悲思望公也。

總論 朱氏善曰。惟其信處信宿於此也。是以東方有此服袞衣之人。此固東土之幸也。然相位不可以久虛。君德不可以無輔。人心天意不可以久咈。則必有迎公以歸者。而使我心悲矣。蓋留公者。東人之私情。而迎公者。天下之公論。一人之私情。不足以勝天下之公論。此東人所以拳拳於公。雖欲挽而留之。而卒不可得也。

○沈氏守正曰。此詩作於將歸之時。首章。敘得見之喜。下三章。切願留之情。

附錄 呂氏祖謙曰。惟朕小子其逆。我國家禮亦宜之。此正國人之所望於朝廷者也。首章曰我覯之子。袞衣繡裳。卒章曰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所謂禮亦宜之也。乃此篇之大指也。說詩者徒見信宿兩字偶相屬。遂以爲過宿曰信之信。故其釋二章三章。或以爲西人語東人。或以爲東人自相語。而不見國人深望乎上。誠懇切至之意。求一字之通。而失一篇之旨。學者苟能玩味程氏之說。則詩人之心可見矣。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集說 朱子曰。此詩分明是東人願其來。故致願留之意。公歸豈無所。於汝但寓信處耳。公歸將不復來。於汝但當寓信宿耳。是以有袞衣兮。是以有袞衣兮。兩字。而今都不說。蓋本謂緣公暫至於此。是以此間有被袞衣之人。其爲東人願留之詩。豈不甚明白。止緣序有刺朝廷不知之句。故後之說詩者。悉委曲附會之。費多少辭語。到底鶻突。某嘗謂去後千百年須有人知此意。自看來直是盡得聖人之心。○輔氏廣曰。伐柯。喜其得見之辭。九罭。願其久留之辭。東人之愛公。可見其有加而無已也。使天下之人愛戴之如此。則何爲而不成。宜乎制禮作樂。而卒成周家太平之治也。

附錄 程子曰。周公居東未反。士大夫始刺朝廷不知反。周公之道。伐柯是也。既又思之切。刺之深。責在朝廷之人。不速還公也。○范氏處義曰。是詩與伐柯相類。然伐柯。則言朝廷不能以禮迎周公。是詩。則言周公之尊。不當久處外地。詩辭可見也。○郝氏敬曰。一章。謀所以迎公之禮。二章三章。

揣公必歸。而託爲辭東人之語。四章。迎公西歸。而託爲東人留公之語。是時公居東。已二年矣。信處信宿。諷王之速迎公也。王雖不諒公。公終未忍忘王。往迎。則必反耳。東人悲公歸。而朝廷不恤公去。序所以刺其不知也。

案 伐柯九罭二篇。序說以爲皆周大夫美周公。而責在朝之人不速迎公之詞。朱子改爲東人愛慕公之詞。以末章語氣而定之也。然當時人情。周大夫則願速迎公歸以相王室。東人則望公少留以盡私情。要爲美周公。其義一也。

狼跋蒲末反其胡載疐丁四反其尾。公孫遜音碩膚。赤舄几几。音昔

集傳 興也。跋。躐也。李氏巡曰。跋前行曰躐。胡。頷下懸肉也。載。則。疐。跲也。李氏巡曰。跲卻頓曰疐。○呂氏祖謙曰。說文曰。跲。蹎也。老狼有胡。進而躐其胡。則退而跲其尾。公。周公也。孔氏穎達曰。箋以上言公歸。皆是周公。故以此公爲周公。孫。遜。碩。大膚。美也。赤舄。冕服之舄也。鄭氏康成曰。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則諸侯與王同。几几。安重貌。王氏安石曰。几。人所憑以爲安。故几几安也。○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言狼跋其胡。則疐其尾矣。公遭流言之變。而其安肆自得乃如此。朱子曰。此興是反說。亦有些意義略似程子說得深。如狼性貪之類。蓋其道

隆德盛。而安土樂天。有不足言者。所以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夫公之被毀。以管蔡之流言也。而詩人以爲此非四國之所爲。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劉氏瑾曰。所謂四國。蓋指管蔡商奄。與破斧詩所言四國。又不同也。蓋不使讒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而其立言。亦有法矣。輔氏廣曰。公孫碩膚之說。自

集說　程子開端。至先生方盡其義。

程子曰。周公居危疑之地。終不能損其聖德者。以其忠誠在於王家。無貪欲之私心也。狼。獸之貪者。猛於求欲。故陷於機穽羅縶。前跋後疐。進退困險。詩人取之以言。夫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是者。以其有貪欲故也。若周公者。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以謙遜自處。不有其尊。不矜其德。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亦烏几几然也。○只是形容周公一箇氣象。乃孟子所謂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之意。○蘇氏轍曰。周公之輔成王。亦多故矣。二叔流言以病其外。成王不信以憂其內。人之視周公如狼然。前憂其躓胡。而後憂其跲尾也。然周公居之。從容自得。而二患皆釋也。○黃氏佐曰。周公讓大美而弗之居。寧退然以自晦焉。是故事君則忠矣。而莫孚於二叔。豈二叔所能爲哉。乃公自讓其美焉爾。斯時也。心無少怍於中。而氣體從容。自不少損於外。常度何失乎。○觀書一則曰在予小子。若小子。非克有正二則曰在予小子。游大川。可以見公孫碩膚之大概矣。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叶洪

孤反

集傳 興也。德音。猶令聞也。瑕。疵病也。左傳。晏子曰。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杜預注。心平則德音無瑕闕。○程子曰。周公之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

集說 歐陽氏修曰。卒章。則直言其德之不可瑕疵也。○朱氏道行曰。德音。就公之爲人頌者言。不瑕。卽武王顯名不失之謂。

總論 朱氏善曰。物之累於形者。其進退跋疐。無所往而不病。聖人之周於德者。其進退從容。無所往而不宜。蓋臨大難而不懼。處大變而不憂。斷大事而不疑。非道隆德盛者。固不足以語此。非常人所能及也。○錢氏天錫曰。詩美公之處變而不失其常度令名。由其心事光明正大。故著之儀而儀如故。問之人而人無閒耳。

狼跋二章章四句

集傳 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畜之。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亦

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孔子陋於陳蔡。而不以爲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鳥几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楊氏時曰。狼跋之詩云。公孫碩膚。赤鳥几几。周公之遇謗。何其安閑而不迫也。學詩者不在語言文字。當想其氣味。則詩之意得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作狼跋詩者。美周公也。進退有難。而聖德著明。終無愆過。故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經二章。皆云進退有難之事。德音不瑕。是不失聖也。○張子曰。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集傳 程元問於文中子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詡。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卒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故係之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

惟周公乎。係之豳。遠矣哉。○篇章。歙豳詩以通
暑迎寒。已見於七月之篇矣。又曰。祈年於田祖。
則歙豳雅以樂田畯。田畯。鄭氏康成曰。祈年。祈豐年
也。田畯。古之先教田者。　祭蜡。音則歙豳頌以息老物。禮記郊特
牲。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
萬物而索饗之也。○鄭氏康成曰。十二月。建亥
之月也。求萬物而祭之者。萬物助天成
歲事。至此。爲其老而勞。乃祀而老息之。則考之
於詩。未見其篇章之所在。故鄭氏三分七月之
詩以當之。其道情思者爲風。正禮節者爲雅。樂

成功者爲頌。劉氏瑾曰。鄭氏分一章二章爲風。
三章四章五章六章之半爲雅。又
以六章之半七章八章爲頌。又於篇章注云。豳
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豳頌者。以其言歲終人
功之成。然一篇之詩。首尾相應。乃剟　音輟取其一節
而偏用之。恐無此理。故王氏不取。而但謂本有
是詩而亡之。其說近是。或者又疑但以七月全
篇。隨事而變其音節。或以爲風。或以爲雅。或以
爲頌。則於理爲通。而事亦可行。如又不然。則雅
頌之中。凡爲農事而作者。皆可冠以豳號。其說

具於大田良耜諸篇。讀者擇焉可也。

集說 輔氏廣曰。豳雅頌之說。鄭氏固繆。今當從或者之說。而先生之說。與王氏之說相近。若大田良耜諸篇。或以音節不同。而居雅頌之中。則固可從矣。○饒氏魯曰。雅有雅之音。頌有頌之音。風有風之音。故豳風亦曰豳雅。亦曰豳頌。蓋一詩而備三體也。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九